

知乎盐选 | 终

五更寅时，夜色深深，天色将明。

姜虞终于带着一队侍卫紧赶慢赶到了宸阳城郊，在朝陵渡口勒马停下了。

周副统见远方火光旺盛，小心翼翼劝道：「娘娘，这仗恐怕已经打起来了，属下带您在城郊找个安全的地方先躲躲吧？」

姜虞翻身下马：「躲？陛下养你当缩头乌龟的？」

周副统支支吾吾，最终才又道：「娘娘，您的安全要紧！」

姜虞不搭理他，走到湖岸边闭上眼，深呼吸一下，脑海中开始回想那日在此处见卢主事的光景。

那天卢主事衣衫褴褛，身上落着皮屑纸屑，手上烧伤了一大块，浑身散发着难闻的烟熏味，酸臭又带着艾草的气味。

她想起来了，这种味道她闻见过三次，在卢主事身上一次，在泽君殿养脚伤、温怀璧烧她写的《三从四德》时一次，还有刚才在车马行里一次。

烧艾草、焚字纸的味道，还有.....卢主事手上的烧伤。

她倏尔睁开眼，扭头问周副统：「宸阳城郊有没有地方焚艾草的？」

周副统不知道她问这个做什么，但还是老老实实回答：「娘娘，月老庙、土地庙都喜焚艾草，但离此处很远，咱们现在骑马过去大约也要半个多时辰。」

姜虞缓缓摇头：「不对，太远了。这附近有没有焚艾草的地方？」

她话音方落，突然又一拍手，眼睛发亮：「对，燃艾草生火焚烧字纸也可以！」

周副统问道：「娘娘，您为什么突然问这个？」

姜虞撑着身子翻上马，道：「先前陛下在这见过卢主事，卢主事手上有一块烧伤在流脓，身上的臭味里还混杂着焚烧艾草、字纸的气味，衣服和头发上有纸屑，而且他给陛下写信用的纸也有焚烧过的痕迹，像是捡别人不用的。」

她顿了顿，又继续说：「这说明他来朝陵渡口前，很有可能在棺材铺和渡口附近的一个焚烧东西的地方停留过。我刚才去车马行，那马夫正在烧字纸，他就是为了省钱才用艾草混着木炭焚烧，还说白鹿关一带有地方集中焚烧大量字纸，我们宸阳城附近有没有类似的地方？」

周副统急忙道：「有！有个焚字塔专门用来处理字纸，因为城里有专人负责收集废纸，而且焚字塔焚烧东西散发出的味道冲

人，地方建得偏僻，所以很少有百姓知道城郊有专门焚字纸的地方！」

姜虞踢了踢马肚子：「带路，令牌可能就在焚字塔。」

周副统还有点犹豫：「娘娘，那令牌……」

姜虞拔高声音打断他：「带路！」

周副统不再劝阻，一夹马腹带着姜虞和一队侍卫往焚字塔赶去。

寅时六刻，他们到了焚字塔。

焚字塔是个五层的宝塔，隔着老远就能闻到一股呛鼻的烟味从焚字塔里散发出来，再走近些就能感受到一阵带着艾草气味的热浪扑面而来。

姜虞进去看了一眼，就见每一层的正中间都有一个大大的炉子，里面用艾草、木头、炭火做燃料，上面扑着厚厚的灰白色纸灰，窗外风一吹进来，满炉子的纸灰就开始乱飘。

她掩住鼻子，隔着窗往外看了一眼，问周副统：「这焚字塔里除了炉子就没别的地方可以藏东西了，这附近有没有水井，能打水来把炉子里的火灭了？」

周副统道：「旁边的庄子附近有条小河。」

姜虞点点头：「走，去打水，一层一层翻。」

周副统应声，带着几个手下护着她又出了焚字塔，然后四处找了几个水桶，一人拎着一个桶轻手轻脚准备走到附近庄子外的河边打水。

姜虞跟着他们走过一个拐角，刚要再拐，就见前面的侍卫们陡然停下了脚步，连呼吸声都放轻了。

她微微抬眼，就见墙后斜前方有一队人马过来，而那队人马领头的赫然是李承昀！

她呼吸陡然一滞，虽然知道她所在的墙后是李承昀那队人马的视线死角，但还是死死抓着水桶握把又往墙后缩了缩，然后和身边的侍卫一样竭力放轻了呼吸。

这个点了，李承昀为什么会在宸阳城郊？

她警惕地盯着李承昀，就见李承昀带着队伍突然在一墙之隔的地方停了下来。

她看不见了，只能屏住呼吸，竖着耳朵听墙后面的动静——

「将军，可需要属下下去看看？」有人问道。

「去把温怀璧那几条好狗一并处理了。」李承昀笑着吩咐。

姜虞闻言，吓了一跳，屏住呼吸大气不敢喘。

她回首看了一眼身后的侍卫，一只手落在腰间拍了拍，侍卫们会意，纷纷放缓了呼吸，慢慢把手按在了腰间的佩刀上，警惕地听着墙后的动静，随时准备拔刀拼命！

风声鹤唳，寒风还呼啸着在四周穿行，远处光秃秃的树枝丫被刮得狂舞不休，像是从地狱里伸出来的厉鬼利爪。

空气里的弦紧绷到了极点，姜虞咬着嘴唇，伸手把手里坚硬的木水桶举到面前，全身上下各处的肌肉紧紧绷着，随时准备着爆发出一个动作。

突然，她听见墙后的李承昀轻笑一声，无所谓道：「罢了，别去了。」

「将军，为何不去？温怀璧那几个心腹就住在附近，我们顺路过去就可以把他们全家屠尽！」手下急吼吼道。

李承昀语气里笑意更浓：「我突然觉得，让温怀璧的狗看着他们的主人当阶下囚比叫他们死了更有趣。」

手下还想劝：「将军！」

李承昀直接笑出声来，漫不经心道：「不必了，刚才正好死了个老东西，我迫不及待要把消息告诉我那好姑母了。」

他好像挥了挥马鞭，声音兴味十足：「走，进宫。」

他好像真的骑着马走了，姜虞在墙后屏息听着，就听见墙后又响起一阵马蹄声，那些马蹄声渐渐往远处去，最后消失在她耳侧。

她又在墙后等了很久，才小心翼翼探出头去，就见墙后已经没有人了。

她提着桶的动作骤然放松下来，张口吩咐侍卫们一起去对面的小河边打水。

正走着，她突然看见面前有细细白白的小颗粒飘落，她伸手去接，发现冰冰凉凉的，再抬头看去，就见有白色如柳絮的东西正纷纷扬扬从蒙蒙亮的天穹飘落下来。

下雪了。

起初，雪下得很小，落地就消失无踪；后来，雪渐渐大了起来，像鹅毛一样洋洋洒洒地打着旋飘落下来，在地上、树上都积了很薄很薄的一层白霜。

李承昀带着亲卫进宫的时候，肩上已经覆了一层薄雪。

他看着眼前溅满血的宫道，黑眸中的笑意浓厚，然后驾马踏着满地残肢绕小路去了长德殿。

长德殿外围了一圈侍卫，见是他来了，也没有阻拦，直接放他进去了。

他往里走，快到主殿的时候，太后身边的婢女却把他拦住了：
「将军，您不是……」

李承昀手指在刀上敲了两下，然后直接拔刀抹了婢女的脖子，笑道：「嘘，你话太多了。」

婢女闷哼一声捂住脖子，血却喷溅个不停，她满脸不可置信，张了张嘴想说话，但最终还是一句话都没说出来，「咚」的一声倒在地上。

李承昀蹭了蹭脸上的血迹，把刀插回去，然后缓步走进了主殿里。

太后正坐在主殿里下棋，听见动静也没抬头，轻缓道：「你来了。」

李承昀走到她面前坐下，伸手执了颗黑子，将黑子落在天元处。

太后掀起眼皮子看他：「这外面还刀剑声声的，你怎么有空过来陪哀家这个老东西下棋？」

李承昀眼角眉梢俱是笑意：「来见姑母最后一面。」

太后执着棋子的手顿了顿，然后惊怒拍桌：「你什么意思？」

李承昀伸手按了按佩刀：「姑母当初是如何见李承欢最后一面的，侄儿就如何见姑母最后一面。」

太后突然扯着嗓子喊：「来人！来……唔唔——！」

李承昀眼疾手快捂住她的嘴，另一只手抵在唇间比了个噤声的手势：「姑母叫这么大声做什么，侄儿不过是来与您谈谈心，顺便……想看看您长德殿里那只猫大王。」

他刚凯旋回宸阳时，太后想与他合作杀了温怀璧，让他做她手中新的傀儡。当日在御花园里，她还用猫大王威胁过他，言下之意是她手上握着宸阳四分之一的禁军。

太后伸手用力要掰开他的手，一直不停摇头，嘴里只能发出「唔唔唔」的声音。

李承昀轻道：「姑母，您听这外面的厮杀声，可都是侄儿的人在冲锋陷阵。姑母想把自己手上的兵力留着坐收渔翁之利，过河拆桥，侄儿可没同意呢。」

他捂着她的口鼻的手微微放松了些，又笑道：「对了，进宫之前我去看了祖父。」

太后挣扎的动作一顿。

李承昀伸手拨弄了一下棋盘上的棋子：「姑母棋艺了得，不愧是祖父生前最得意的弟子。」

太后不知道从哪里迸发出一股力气，她扯开李承昀的手：「生前？」

李承昀没有继续捂她的嘴，反而是站起身来蹭了蹭书架上的灰：「姑母这么惊讶做什么，您不是一直想让他死吗？」

他刚才去了李左相城郊处养病的宅子，原想亲手杀了他这个祖父，但一进宅子，就见树上最后一片枯叶落了下来，祖父就坐在院子里的轮椅上安详地闭着眼，似乎已经断气多时了。

太后没再大喊大叫，而是怔怔地、难以置信地自言自语道：「怎么会……」

李承昀拿出个玉佩在她面前晃：「怎么不会？」

他蹲下身去凑近她，骗道：「祖父死前问起您，侄儿告诉他，就是您叫侄儿去了结他的。」

太后倏尔转头看着他手上的玉，然后抬起胳膊要掐他，却被他牢牢攥住了手。

他笑得更愉悦了：「姑母，您猜猜，祖父咽气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？」

他声音越来越低，凑在太后耳边用气音道：「他说，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，就是生下您。」

太后眼睛瞪大，难以置信道：「你说谎，你说谎！他后半辈子的无上荣光都是我帮着他得到的，李家这些年来不都是靠我帮衬着……帮衬着吗？……他怎么会恨我？你说谎！」

李承昀只是笑，并没有说话。

太后不停摇头，无力跌坐在椅子上，老态尽显，眼神也浑浊了许多：「不可能，他怎么会恨我？该是我恨他，该是我恨他为巩固钱权杀了我娘娶别的女人，该是我恨他把我丢在别院里不闻不问，该是我恨他拆散我与陈郎，把我送进宫换荣光！」

她突然又开始尖声大笑，抱着脑袋喘气：「是我恨他才对，他凭什么恨我？！」

她目光落在棋盘上，突然大笑着伸手拿起一颗棋子：「我下了一辈子的棋，就是为了赢他一局，哈……他死了？他死了？！」

李承昀冷眼看着她发疯，眼角眉梢的笑意却更浓。

她恍惚了一会儿，眼神逐渐涣散，然后把手中那颗棋子送进嘴里狠狠咽下去。

她下意识地想要吐，却自己伸手死死掐住了喉咙，逼迫自己一边干呕一边把棋子吞进肚子里：「我玩弄权术了一辈子，就是为了做全天下最有权势的人，再一点一点，呕……」

她猛咳一声，又开始干呕。

李承昀笑咪咪给她斟了一杯茶，伺候她服下：「是啊，姑母弄了一辈子的权，就是为了做全天下最有权势的人，再一点点把祖父手中的权势夺走，亲手毁了他最在意的东西。」

他一字一顿诛心道：「可是姑母，祖父死了。」

太后听完他的话，好像彻底发了疯，手臂狠狠一甩，把桌上的茶具、棋盘、棋子都一起扫到地上，然后又一边呕一边笑地趴在地上，一颗一颗把掉落的棋子捡进手中。

她把棋子往嘴里塞，一边干呕，一边把棋子一颗一颗吞进去：「凭什麼啊……」

她「嗬嗬」喘着气，喉咙里溢出诡异的呼噜声，听起来像是已经呼吸不上来了。

但她还是在不停往嘴里塞棋子，一边塞一边吐，最后整个人扭动着倒在地上，掐着喉咙又道：「凭……什……么……」

李承昀玩味地看着她在地上抽搐一会儿，才笑着蹲下身去，拔下了她头上的龙凤簪。

这龙凤簪是权力的象征，太后日复一日戴了许多年，不肯叫别人碰它。

李承昀拿着簪子把玩一会儿，然后伸手掐住太后的脖子，一点点用力收紧：「姑母，侄儿见您这么痛苦，心中不忍，且送您一程。」

他等到太后彻底不动了，才松开手，拿着那支龙凤簪走出了主殿。

他的亲卫立即迎了上来：「将军，咱们的人已经攻到玄华门了，再前面就是俘萤阙，您可拿到信物了？」

李承昀点点头，手指蹭了蹭簪子上的凤头：「我拿它去调太后的兵增援，你去玄华门等我。」

亲卫目光落在龙凤簪上，然后激动地点点头，转身就上马往玄华门的方向赶去。

玄华门外尸山血海，宫道上都淌着一条血河，风一刮就有漫天腥味卷入鼻腔，漫天都是飞溅的血珠子和刀剑厮杀声，甚至连有些光秃秃的树枝丫上都挂了残肢。

郑都统带着一队禁军等在玄华道后的拐墙处，他远远看见李家将士们一路骑马厮杀过来，握着缰绳和长枪的手越发用力。

他听见李家副将纵快马赶来，高声喝道：「我李家将士们听令，今日在场的都是开国功臣，都给我杀，割耳计数，杀百人者赏万金美婢！」

郑都统身后的禁军们啐道：「狗日的国贼！我等今日就算身死魂消，也誓要屠尽这些窃国狗贼！」

郑都统抬抬手，示意他们安静下来：「等他们过了玄华门，杀到玄华道上，我们就上。」

禁军们低声应是，一个个都攥紧了手上缰绳，浑身肌肉紧紧绷着，眼睛死死盯着拐墙后的李家将士们。

天还未亮，宫墙上嵌着的灯烛还亮着，灯火被风吹得晃动，照得将士们脸上明明灭灭，把玄华道上覆着的红色绒布也照得明灭，与外头的满地血海浑然一色，远远看去就好像是一道长长的红色地毯从外面蜿蜒进了玄华道。

眼看着李家将士士气高涨、越杀越近，郑都统咽了口唾沫，突然抬手比了个手势，紧接着他一夹马肚子，提着长枪就从拐角处冲了出去！

他趁李家将士猝不及防，杀进人群中，挥动着长枪狠狠捅穿了几个李家将士的胸膛，把他们从高高的战马上扫落，然后持着长枪一下刺穿李家佰长的脖颈，听着耳边黏腻的血肉「扑哧」声把长枪转了个圈，一用力就直接斩下了李家佰长的头颅！

那颗头颅被长枪挑动甩动，一下就飞了出去，圆滚滚血淋淋的脑袋借着力「咣」地一下砸在宫墙上，摔成一摊红白色的烂肉，而那具没了头的尸身还呆愣愣地在马背上晃了几下，随即直愣愣地重跌下马！

郑都统一下斩杀几人，举着滴血的长枪继续往人群里冲杀，嘴里嘶吼：「诛灭国贼！」

李家将士们霎时怒红了眼，挥舞着刀枪就骑马冲过来与他们厮打，领头的嘴里恶狠狠骂道：「不知死活的东西！」

郑都统举枪刺人，温热的鲜血从对方胸膛飞溅出来，洒了他一脸，他身后有刀刀破风的声音，于是他飞快地俯身避开一刀，然后转头挑飞了对方的长刀。

他余光瞥见自己的手下被人挑下了马，于是又狠狠两枪杀了两个李家将士，纵马到手下身边弯身想把他拽上马，不料身后突然有个李家将士一刀刺入他侧后腰，哑声嘲讽：「不自量力！」

「嗖——」

「锵！」

郑都统捂着血淋淋的伤口，赤红着眼又一挥长枪，杀了后面那个李家将士。

身后不知道是谁的残肢断臂飞了过来，他又拿长枪一挡，然后掉转马头，就见禁军小队已经没剩几个人了，几乎是一人打十人地还在洒着热血奋战。

郑都统满嘴血腥味，身上连中几刀，手臂上也有深深的刀口，流着血，疼得几乎要抬不起手来了，他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，

挣扎着提枪准备与李家将士杀个你死我活，马腿却被人拍了一下。

马掀起前蹄子嘶鸣一声，郑都统没勒住马往后退了几步，就听脚下半死不活的一个禁军嘶声道：「都统快跑，去给……咳……去给陛下报信，叫陛……啊啊啊啊！」

那禁军话都没说完，就被李家将士的马蹄子踩了好几脚，鲜血源源不断从他嘴里涌出来滴在地上，他的手最后又动了一下，拍在郑都统的马腿上：「走——」

郑都统眼睛里发烫，烫到几乎要滴出血来了，他见到旁边的手下们一个个倒下，狠狠咬了咬牙，一蹶马肚子准备掉转马头，身后却有个大汉提刀砍来！

那大汉挥刀高声笑道：「你们就这么点儿兵？不会都被兄弟们杀完了吧？」

郑都统往左一侧身，肩膀还是被砍了一刀，眼见着那滴血的大刀要朝他脖子斩来，他提枪要抵抗，却见那大汉先松了手。

大汉的刀子「咣当」一声掉在地上，然后瞳孔震颤瞪大了眼——

一支箭从郑都统身后破风而来，掠过郑都统脖颈侧边两指宽，径直贯穿了大汉的额头！

「咚——」

大汉睁大着眼，从马背上坠了下去。

郑都统惊愕回头，就见一个人影站在俘萤阙上正握着弓弩，又慢条斯理搭了支箭瞄准这个方向！他听见倒地的手下们声嘶力竭叫他走，见四周已无人再与他并肩作战，于是赤红着眼，紧紧握着长枪纵马撞开前面的李家将士们，咬着牙不回头看，往后面撤去。

他纵马狂奔，直到到了前面有防守禁卫的地方才弃马往前飞奔，跌跌撞撞跑到俘萤阙里，上了最顶层。

他「扑通」一声跪在地上，看着面前那人：「陛下，玄华门已经失守了，李家人现在正在玄华道上杀，前面只剩三处设防，恐怕他们打到俘萤阙也最多半刻！您要不先往后撤，换个安全些的地方避避？」

温怀璧不置可否：「再等等。」

郑都统擦了擦脸上的血，跪在地上喘气，目光落在越杀越近的李家将士们身上。

又过一会儿，李家将士们已经突破了玄华道上的第二层防守，正往玄泽桥而来，过了玄泽桥就该攻俘萤阙了。

温怀璧转了转扳指，然后微微抬手，紧接着，旁边一排窗户突然全都打开了。

随即，有几十个弓箭手挽弓站在窗口，冲着下面李家将士们瞄准了弓箭，箭头上还闪动着耀眼的火星，在将明未明的夜色里显得耀眼极了。

「上来的时候可关了俘萤阙的门？」温怀璧勾唇，问了个毫不相干的问题。

郑都统点点头：「关了！」

温怀璧颌首：「放箭。」

他话音一落，弓箭手们拉弓的手就松了开来，离弦的箭载着火光像流星一样冲着李家将士们飞去，第一支载着火星的箭就正冲着李家副将的面门！

李家副将一刀砍断迎面飞来的箭，猖狂大笑：「这狗皇帝竟然想靠着十几个弓箭手歼灭我等，也不怕叫后世笑掉……」

「副将小心！」他话音未落，身后就有将士扯着嗓子高声喊道。

他提枪回看，就见那支断箭带着火星落在地上，把后面的绒布毯子点燃了。

紧接着，从俘萤阙上如陨星般坠来的箭雨落在他们周围，箭方才落地，周围的地面上就跟着燃起了熊熊火焰，火焰围成一个火圈子把他们包围在里面，甚至愈燃愈烈的大火在不停向里蔓延！

李家副将霎时瞪大了眼，高声嘶吼：「这布下埋了油，快走！」

他一边喊，一边纵马要奔出去，但已经来不及了——

熊熊烈火借着油越烧越猛，北风呼啸着旺了火势，地上乱成了一团，他身下的战马被大火烧得发了疯，马儿跳不出面前高高的火墙，就横冲乱撞地载着他疯跑，身边其余将士的战马亦是如此，甚至有些将士直接被颠到了铁蹄底下！

李家副将咬咬牙，滚在地上灭了身上的火，就见身边有些手下浑身着火跑出火圈子想自救，结果还把身后火势没蔓延到的地方的地毯点燃了。

他闻着空气里焦肉的气味，不甘地往前面的玄泽桥冲：「走！去玄泽桥！」

他一边说，一边往玄泽桥下的宫河里跳，然后拖着沉重的铠甲浮在水里，看着玄华道上的将士们被火烧得失了准头，只有少数人找到路跳进河里。

他抬眸看向俘萤阙顶楼，赤红着眼骂道：「贱人！」

郑都统见他们这样，早已经不在意李家副将的口型了，满目欣喜若狂：「陛下，这……这……」

温怀璧并未回他的话，拉弓瞄准了个浑身是火往俘萤阙跑的将士，「嗖」地一下把箭射了出去。

程吉向郑都统解释：「陛下早在玄华道四周凿了空，里面就埋了油，绒布沾油又容易点着，陛下就把绒布扑在了上头以遮掩，李家将士们从玄华道攻进来不会贴着墙走，都统您又带队杀了他们个措手不及，他们自然没时间思考。」

郑都统点点头：「所以等他们杀近俘萤阙，再用箭载火，直接射在绒布周围的油沟上引燃绒布，正好能筑火墙把他们包围！」

程吉点头，又叹：「可惜了我大邺这么多忠心的将士们，唉。」

郑都统也沉默一下，道：「弟兄们只盼这仗能赢，杀光李家狗贼！」

温怀璧听着他们的对话，阖目一息，声音里听不出情绪：「程吉，几时了？」

程吉立即回答道：「陛下，差一刻辰时，这天都快亮了。」

温怀璧转了转扳指，又问：「宫外迁的暗卫还有多久能到？」

程吉道：「约莫还需半个多时辰，陛下，奴婢看这李家将士们已经溃不成军，或许咱们能在暗卫来之前速战速……」

话音未落，西边突然由远及近传来一阵厮杀声！

温怀璧眉头微皱，向玄西门看去，就见不知道从宫里的哪个地方杀出了一队禁军，李承昀就在禁军前带着人从里到外攻破了玄西门的防守，然后和玄西门外尚未攻进来的李家将士里应外合，冲杀着朝玄西道里面杀！

郑都统在俘萤阙上看着，瞪圆了眼，难以置信道：「不可能啊，玄西门和临泽门外的李家将士怎么可能现在杀进来？！」

温怀璧袍袖中的手握紧，沉声道：「是太后的人。」

程吉也慌了：「这……这些人是借太后在宫中留的道杀出来里应外合！」

温怀璧目光落在玄西门禁军的身上，就见他们腹背受敌，防守得格外艰难。

领头的钱将军受了重伤，浑身都溢满鲜血，不出一会儿就已经退到了俘萤阙前，已是退无可退，而身后还有几个李家将士挥长枪往他身上砍去！

温怀璧拿起弓箭，沉下呼吸来三箭连发，「嗖」地射死了三个围攻钱将军的李家将士！

他见已有人在往俘萤阙里冲了，于是又是一箭射穿一个敌军的脑袋，抽刀从窗间跃出去，足尖点在檐上瓦片间，从天而降杀了钱将军身后一个偷袭的小卒。

程吉在上面着急大喊：「陛下！」

温怀璧没抬头，沉声道：「往后撤！」

程吉有点无措，扭头看郑都统：「都统，这……」

郑都统看了温怀璧一眼，拽着程吉、带着一排弓箭手下了俘萤阙，从后门去小道上：「走，俘萤阙被攻，我们兵力空虚，站在这里只能当靶子！」

说着，他让弓箭手们护着程吉撤，然后自己又拔刀去了俘萤阙前，飞起一刀斩了两个人。

温怀璧见他来了，只点了点头，然后又伸手从扑过来的李家将士手上夺了把刀，舞双刀把旁边的几个李家将士斩了头颅，喷涌而出的血把他锃亮的盔甲都溅满了。

他问钱将军：「将军可还能撑？」

钱将军挥刀又杀一人，往手下们身后撤了一步：「臣这条命就是给陛下留的，今日纵使身首异处，也绝不让这些叛军占了大邳宫！」

温怀璧目光飞速在前面仅剩的一队禁卫上转了一圈，转头吩咐郑都统：「玄华道上还有兵力，你带着他们分散进窄巷夹道，消耗为上。」

他们现在兵力空虚，李家兵力足以碾压他们，所以没办法大面积交战，只能进窄巷以宫墙为后盾，和李家将士胶着，窄巷只能容许小队小队的人马进入，更能消耗时间等援兵。

郑都统明白了他的意思，领命直接杀去了玄华道。

温怀璧冲着钱将军道：「朕把俘萤阙门打开，你带队从后面拐出去进窄巷，朕带人去议政殿前，拖过半个时辰即可。」

钱将军点点头，于是温怀璧直接踹开俘萤阙的门，足尖一蹬瓦片过前面去斩杀了几个敌军，见钱将军带着人绕进俘萤阙，他也带着一队人马一路踏雪往议政殿杀去。

地上在打滑，窄巷里、夹道里、议政殿路上，因为人迹罕至而积起的薄雪被人踏碎消融，但天穹上的大雪还在落，像有人把纸撕碎后从高楼上扬下来一样。

辰时一刻，长夜尽，灰白的天幕上堆满厚厚的云，雪下得更凶，混着细小的冰雹往下砸。

姜虞的手都被冻僵了，但还是坚持死死攥着马绳，骑马跟着前面大批人马冲进了大邺宫。

周副统护在她身侧，提醒道：「娘娘，进宫了。」

姜虞点点头，目光所及就见玄华道上全都是焦黑的尸体残肢，旁边还有些地方火焰未灭，宫河里也浮着死尸，远处七零八碎响着厮杀声。

她咬了咬下唇，忍住想吐的冲动吩咐周副统：「叫几个手下分头带兵去找陛下增援，你护我到安全的地方躲起来。」

她只会一点防身的功夫，这种情况下找个地方躲好才是最不拖后腿的。

周副统点点头，吩咐几个手下带着前面的大队兵马分散开来，然后又带着几个手下一路左右护着姜虞：「娘娘，俘萤阙好像失守了，属下带您去议政殿后躲着，现在辰时二刻不到，议政殿应该没被攻破。」

姜虞点头：「走。」

她跟着周副统他们走，因为马匹的目标太大，于是弃了马，一路上挑着没什么人的小路去了议政殿后面。

议政殿很大，最前面的前殿是大臣们上朝的地方，下有玉阶近千阶；前殿之后的宫舍都是些书房、藏书阁一类的地方，屋舍之间小路更多，没什么太开阔的地方。

温怀璧带着一队人马把人引到议政殿后面，在夹道窄巷之中防御着，拖延了一刻多的时间，来来回回杀了李家几拨兵，先前从俘萤阙拐过来的钱将军、郑都统也已经带人和他会合。

他们以防御为主，所以伤亡不算多，温怀璧正准备做个计划反攻的时候，却一抬眼就看见远处有几个侍卫护着个女人走过来，那女人赫然就是被他送去白鹿关的姜虞！

姜虞远远地也看见他了，惊愕地瞪大眼，压低声音道：「周副统，议政殿去不得了。」

周副统跪地告罪道：「是属下失策！」

姜虞寻了个隐蔽的拐角靠住，环视四周，就听见稍远些的地方又传来一阵铺天盖地的厮杀声，她微微动了动脑袋去看，就见是她用令牌调的李家私兵和李承昀的亲兵打起来了，周副统的人正带着兵往议政殿的方向杀，不过多久就会杀到他们这里！

她急忙道：「不行，不能回头了。」

周副统也急，目光在四处乱扫，突然道：「娘娘，我们进议政殿前殿，去里面藏着。」

姜虞也没什么别的办法，于是点点头，和几个侍卫一起飞奔去了议政殿前殿。

议政殿前殿里金碧辉煌，视野开阔，没什么能藏人的地方，他们环顾一番，最后在唯一能藏人的龙椅后藏了起来。

方才藏好，殿外的厮杀声就愈发响了起来，是李承昀亲卫与李家私兵杀到了议政殿前！

马匹嘶鸣声、北风呼啸声、刀剑锵锵声、冲锋陷阵声都混杂在一起，议政殿前后的声音震天响，几乎要把人的耳朵都给震聋了去。

钱将军在殿后听见声音，眼睛霎时亮了起来，嘶声高呼道：
「是援兵！」

他一声高呼后，禁军们士气大振，全身好像不知道又从哪里迸发出了力气，举着刀枪就转守为攻，生生在李家将士的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来，一路振奋着往前殿杀去，准备和援兵里应外合。

温怀璧的铠甲上已经洒满了鲜血，他整个人像是从血池子爬出来的一样，但他自己受伤不多，见士气高涨，于是又在前面狠狠斩了几个敌军的首级。

郑都统眼睛也亮亮的，难以置信道：「陛下，这才辰时三刻，我们的人怎么会来得这么早？！真是天助我大邳！」

温怀璧杀敌的动作没停：「先杀出去，朕要去见一个人。」

前面有个李家将士举枪直愣愣飞扑过来，他一个闪身用刀挡下一击，然后顺手拽起旁边一个敌军挡在面前，活活用人家做了人肉盾子，而后他伸手夺了那肉盾手上的长枪，狠狠贯穿了前面那敌军的胸膛！

他有想去见的人，杀敌的动作也更急，一路上带着将士们踏过尸山血海、满地残肢杀到了前殿，但见前殿白玉阶上陈尸无数，血腥气滔天。

他握着长枪的手愈发紧了，眼神飞速扫过殿前不停厮杀的人，未见姜虞和周副统的身影，于是松了一口气，提着长枪奔上台阶准备进议政殿，但一抬眼却见李承昀带着几个亲卫正站在高高的白玉阶上！

李承昀舔了舔唇上血迹，笑着冲他做口型：「晚了一步。」

他比完口型就转身进了前殿里，见周副统和几个侍卫如临大敌似的把姜虞护在身后，他笑意更浓，踱步靠近道：「周副统，别来无恙。」

周副统握刀的手紧了紧，低声吩咐几个手下：「一会儿找到机会护送娘娘走。」

李承昀笑出声来，摊开手掌给他看：「周副统何必这么紧张，我可是什么都没带。」

周副统见他越走越近，直接挥刀往他身上刺：「闭嘴，狗贼！」

李承昀闪了个身，赤手空拳与他过了两招，身后亲卫们也直接扑了上来与他们交战，不多时，议政殿里就乱成了一团。

姜虞身边的护卫都去御敌了，她被他们挡在身后，但丝毫不敢掉以轻心，终于在一个李家亲卫倒在她脚边时弯身夺了亲卫的刀握在手里，结果一转头，就看见李承昀杀了两个护卫到了她身侧。

她心脏扑通扑通狂跳，握着刀的手用力到发白。

李承昀轻笑：「又抓到你了。」

姜虞见退无可退，于是铆足力气拿着刀就往李承昀身上刺，不料手刚伸出去就被他一拧！

她闷哼一声，手里的刀「咣当」一声掉在了脚边。

李承昀将她囚在怀里，于她耳侧道：「我说过会来接你。」

姜虞额上冒出些冷汗来，手臂挣了一下：「李大人真有闲心，死到临头了还和本宫说笑话。」

李承昀语气缱绻：「你猜，温怀璧一会儿带人杀过来，看见你被我挟持，会不会直接拱手把皇位都让出来，嗯？」

姜虞手臂快被他拧断了，她忍着疼，也笑：「大白天的，李大人怎么开始做梦了？」

李承昀也不恼，他听见殿外的厮杀声近了，玩味道：「他要来了。」

姜虞被他拧着一只手臂跪坐在地上，她目光在殿门口停了停，然后缓了两口气，另一只手开始悄悄往脚边那把刀上够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殿门口传来一阵嘈杂声，她抬起眼，就见温怀璧带着人杀进来了。

李承昀在笑，胸腔在微微震动：「臣参见陛下。」

温怀璧带着人停在殿门口，没再往里走，看向李承昀的目光里蕴着杀意。

钱将军怒喝出声：「大胆反贼，你李家兵马已被歼灭，你还不束手就擒？！」

李承昀不理钱将军，笑着问温怀璧：「臣有些好奇，陛下究竟更爱江山，还是更爱美人。」

温怀璧转了转扳指，嗤道：「朕若说更爱美人，你当如何？朕若说更爱江山，你又当如何？」

李承昀手掐在姜虞脖子上：「陛下若更爱江山，那美人就陪着臣长眠泉下。若更爱美人，臣怎么说也要用美人换个玉玺才不亏。」

温怀璧唇角突然勾了勾，反问他：「你说呢？」

他目光落在姜虞身上，给了她一个安抚的眼神，嘴唇微微动了动，朝着她比了个口型：「别怕。」

姜虞与他对视一瞬，点点头。

李承昀漫不经心道：「呵，臣怎么敢猜陛下的心思？」

温怀璧无声笑了，从身后弓箭手身上取来弓：「朕更想让你死。」

李承昀掀起眼皮子看他，然后舔舔唇，一把把姜虞扯到身前，冲温怀璧比口型：「射啊。」

温怀璧眼睛眯了眯，从旁边侍卫的箭袋中拔出支箭，缓缓搭在弓上，箭头对着李承昀，但迟迟没有下手。

郑都统看了他一眼，就见他表情虽镇定不变，但额头上已经出了一层细汗，纵使箭术无双，拉着弓弦的手也几不可见地在微微发颤。

姜虞抬起眼，就见温怀璧一箭迟迟不射出来，她看着他的眼睛，冲着他点点头。

温怀璧握着弓弦的手紧了紧，目光与她的对上。

姜虞深呼吸两下，隔了一会儿，又冲着温怀璧点点头，然后整个人猛地往后一撞！

与此同时，温怀璧握着弓弦的手也突然松了！

李承昀根本没抬眼看，他听见箭破空而来的声音，却配合着抓着姜虞往后退了一步，拽着姜虞的身子把她的脖颈置于箭飞来的地方！

他低声在她耳边道：「姜虞，这些小伎俩.....唔！」

他话音未落，那支箭就直愣愣射穿了他的肩胛骨！

他目光里难得有惊愕这种情绪，垂眼看向姜虞，就见她方才在箭射过来的时候微微偏了偏脖子，往旁边亲卫的刀刃上靠，正露出了他肩胛骨的那一块地方，而她为了让箭射到他，不惜让箭也穿过了她自己肩头的皮肉。

姜虞趁他吃痛，挣开了钳制，弯下身子去捡地上的刀。

她一只手捂着流血的肩，额头上都是冷汗，但拿着刀喘着气冲温怀璧笑，冲他点头。

温怀璧见她彻底脱开了李承昀的钳制，又见周副统带人在往她身边靠，于是比了个手势示意身后将士们往前冲，杀光殿中李家最后的亲卫们。

殿中厮杀声又起，周副统把姜虞一把扯到身后，然后一边杀敌一边带着姜虞往外挪。

李承昀忍着肩上的痛站起来，在原地拿起长枪开始杀人，他面色阴沉，手下动作每一下都带着戾气。

突然，有个李家将士拿着刀往姜虞背后飞扑，嘴里愤恨喊道：「老子带你这个祸水下去给我李家将士陪葬……唔——」

他话音方落，就闷哼一声，手上的刀「咣当」一下掉在了地上。

他难以置信地低头，就见有柄长枪直接贯穿了他的胸膛！

他吐着血回过头去，就见扔出长枪的人是.....李承昀！

李承昀手中没了兵刃，于是将士们直接持刀往他身后刺，他中了几刀，最终溢出鲜血来，却也没挣扎，只是突然扯过姜虞的手，又把她扯到自己身边。

周围的将士们齐刷刷停手不敢动了，生怕他会伤了姜虞。

姜虞连手都是抖的，她攥着刀要动，不料李承昀先行握住她的手腕，用了十成力道带她握刀捅进了自己的胸膛！

姜虞被溅了一身血，她惊愕地瞪大眼，要把手从他手里抽出来。

李承昀其实也没力气了，他后退两步，整个人踉跄倒在龙椅上，但是抓着她的手没松开。

他看着姜虞满脸惊愕，咽下喉间涌上来的血，笑出声来：「姜虞，我输了。」

他喘了两口气，按着她握刀的手继续往自己胸膛里捅了两寸：「我活不了了，但你得记住我。」

「我要你亲手杀了我，」他笑声更加肆意起来，「我要你这辈子记得我，记得是你亲手杀了我，我要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夜夜噩梦，我要你记得.....」

姜虞把手往外抽，破口大骂：「你这个疯子！」

李承昀阖目，死死钳制着她的手腕，声音却轻了：「别忘了我.....」

他嘴中溢着血，呢喃的声音越来越小：「其实.....你很傻。其实初见的时候，我想杀了你的，后来进宫参加仲夏宴，我带你去青梅林，也是因为我杀了人，想让你证明我不在场.....再后来，进长乐殿挟持你，因为我知道你会帮我逃走.....现在我也还在利用你.....」

他咳了一声，嘴中又涌出一股血来：「从小到大，从始至终，都是我利用你，只有你一个傻子，把利用当感情，呵.....」

姜虞已经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了，一直用力把手往外抽。

她身后还有将士们在厮杀，她急得额头冒汗，手也有些抖。

突然，后面一只手拉住了她。

她转头看去，就见是温怀璧杀过来了！

温怀璧一刀刺在李承昀胳膊上，李承昀终于吃痛松了手，整个人倒在龙椅上呕血不停。

姜虞急忙抽开手，见温怀璧有些紧张地上下打量她，于是道：「我没事，先出去。」

温怀璧点头，抓着她往殿外走，一路上还有几个李家亲卫要拦，都被他挥刀斩了头颅。

李承昀在后面看着她走远，突然闭上了眼，血淋淋的手指蹭着龙椅上冷冰冰的龙纹浮雕，小声道：「算了，还是.....咳，还是忘了吧.....」

他喉结上下滚了滚，竭力翻了个身，让胸膛和下腹挨着龙椅，像是在藏什么东西一样。

「我当上皇帝了，我来.....娶.....」他蹭着龙椅的手指力道渐弱，最后无力地停住了，嘴中最后一句话终究是没说完整。

寒风卷着血腥气吹进议政殿，屋外还下着鹅毛大雪，在满地尸骨上覆了层霜。

温怀璧拽着姜虞杀到殿外，然后转过身看着她，哑着嗓子道：「我不死一天，你就不听话一天，是不是？」

姜虞别过头不看她，眼眶发热：「要不是我不听话，你早就死了！」

温怀璧看了她许久，然后伸手把她的脸扳正，要她与他对视：「疼不疼？」

姜虞知道他在说她肩上的伤，深吸一口气：「关你什么事。」

温怀璧捏捏她的手：「不关我的事？」

姜虞突然红着眼眶抬眼看他，然后从袖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来狠狠甩在他身上：「和、离！」

她话音方落，就听见远处传来一阵洪亮的号角声，紧接着就听见一阵铁蹄声往宫里冲！

她霎时间警惕起来，浑身紧绷，正想从地上捡一把刀，却被人抱进了怀里。

温怀璧在她耳边轻道：「别怕，我们的人。」

姜虞愣了一下，突然喃喃道：「同辉药堂？」

她拔高声音，恍然道：「围猎的时候李家在马场做手脚，为的就是你察觉到惊马然后派出暗卫跟从，这样他们就可以派人跟着你的暗卫摸清你养兵的地方。但你知道他们会这么想，所以故意陪他们演了一场戏，让他们跟着暗卫回同辉药堂……」

她深吸一口气，继续说：「所以在玉人峰和孤鸿寺的时候我发现你暗卫少了很多，你把大部分兵力都借机报了战损，其实却偷偷把人迁去了另外的地方，所以当时我看见你地图上用朱笔圈了两个地方，一个是同辉药堂，一个是他们要迁去的地方！」

温怀璧把她抱紧了些：「什么都瞒不住你。」

姜虞目光看向漫天大雪：「下雪了。」

温怀璧下巴抵在她发顶：「嗯。」

姜虞小声道：「其实那天你打晕我，我听见你说话了，你说要陪我看第一场雪，但落雪的时候你没来接我，所以我进宫来找你了。」

她感觉到他把她抱得更紧，于是伸手要推开他：「但我后悔了，我不要你陪我看雪了，我年纪轻轻俏丽无双，大邳多的是人要陪我看雪！你离我远点！」

温怀璧低声道：「不行。」

姜虞声音颤颤的：「和离书都写了，你还想反悔不成？」

温怀璧突然轻笑出声，他仍把她圈在怀里，但手上动作不停，直接把那封没拆开的和离书撕成碎片：「嗯，反悔了。」

姜虞伸手打了他一下：「不要脸。」

温怀璧握住她那只手，过了很久才认真唤她名字：「姜虞。」

姜虞反握住他的手，握得紧紧的：「嗯？」

温怀璧小声认真道：「我想给你画一辈子花钿。」

姜虞耳朵有点热，她抿了抿唇没有说话，眼睛里全是笑。

风好像停了，耳边一时无声，只能听见冬月大雪纷飞。

(正文完)